

同是红楼梦中人

半个月前希凡送我一本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经大幅度修订后的《红楼梦人物论》，作者却是两个人：李希凡、李萌。故事：李希凡不会用电脑，从来都是希凡写完手稿李萌打字，李萌对希凡说：“爸，这《人物论》我不能白效力，我得是合作者了。”时在2006年该书出第一版时。李希凡听了“虽感意外，却又以为在情理之中”为什么？“两次文字上的打架，亏得她的认真和尽力。”但我还是问了一句：“你熟悉《红楼梦》？”李萌当即回应：“你以为就会背《葬花词》？”并当即朗声道：花谢花飞花满天，红消香断有谁怜……诵读这首词不是太难，而在李萌的抑扬顿挫间，李希凡忽然发现女儿一直在读《红楼梦》而自己不知，为父有愧也！从《林黛玉论》开始，这本书便多了一个作者，有一个人名并不是借由父亲的名字而悄无声息地登上了“红学”的舞台——她就是李萌——小名萌——希凡称她萌儿——我们叫她大萌——李希凡有三千金，萌为老大也。在《修订版后记》中希凡说“萌儿自幼聪明好强。可她性格很倔，和她妈妈经常发生矛盾，虽挨打也不屈服。”我曾不止一次听希凡为此抱怨爱妻，还感叹说：“聪慧的姑娘是不是都倔？”李萌是个真正的合作者，李希凡说：“我一篇篇用笔写出，萌儿用电脑一边打印，一边修改并增加她自己的看法和分析。”李萌修改得怎么样？李希凡说：“尽管有些篇章对个别人物有偏爱，如晴雯，整体来讲她对曹雪芹用含蓄的笔墨挖掘出的那些少女个性化的行动、语言和心理活动的认知，却比我细腻，以至有独到之处。”“这本《红楼梦人物论》才真正成了父女合作的纪念品。”该书2006年第一版，文化艺术出版社承印。李萌第一次出书又恰逢希凡八十寿，交稿后便一直问“你生日前能出书吗？”新书问世，却又稍觉遗憾“毕竟赶得急了”，如能多下点功夫再细细打磨会更好看。2011年初恰逢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向李希凡约稿，便有了重新修订的机会。因为主编《中华艺术通史》并出版编本，又在写自传《往事回眸》，李希凡便让李萌先作修订，希凡很放心，因为萌儿的合作已见功力。我嘱咐她：“只要不离开基本观点，你就大胆地去发挥、充实、深化，我最后再看。”李萌欣然。但是这次修订李萌的速度很慢很慢，是何原因？希凡有

心事：“在此以前，萌儿患有乳腺癌，动过手术。”术后一段时间见女儿黑发重生，全家都很高兴。哪知道手术半年后病症复发且已扩散。谁说李萌不倔呢？她竟然自行停止化疗，谁的劝说也没用，人一天天瘦下去，希凡心痛，“萌儿，我们尽力了就行了，你还是看病要紧。”“她没说什么，仍然慢慢地在做，并未停止对《红楼梦人物论》的修订”（《修订版后记》）。半年多后李萌把修订稿交给希凡，“我很吃惊，虽然她不熟悉‘脂评’，也并未读过清代人对《红楼梦》人物形象性格的评论，但这二次改样有的篇章等于重写，如《史湘云论》《花袭人论》，我还发现她补充的笔墨，特别善于从人物语言和行动的细节里发掘人物性格的个性特征以至心灵本质。全书三十三篇，涉及《红楼梦》人物六十多位，人物性格的本质特征虽由我初稿定调，但深入艺术境界，准确发掘和突出人物的个性风采，却是李萌对这本书的贡献。”（同上）希凡被女儿的文字才情感动了！李希凡发现并培养过不少红学新人，独独自己的爱女萌儿却是最后被发现的。何言最后？发现之晚，一也；修订稿完成后不久李萌辞世，二也。可以想见，李萌是在癌症复发的病痛中审视并深入《红楼梦》人物内心世界的，我们无法知道李萌所承受的痛苦，我们亦无法感觉李萌所获得的享受。我告诉希凡，我的感觉是大萌一直在追随父亲，却又不作声张。“她是比你还小人物的的小人物。”在她预感到来日无多时以最后仅剩的晨昏刻画《红楼梦》人物，如李萌是这样写花袭人的：“她是《红楼梦》中写得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会使我们脑海中不时浮现出怡红院内经常上演的一幕——情切切良宵花解语，在夜色笼罩下的富丽堂皇的怡红院中，深情缱绻的袭人对宝玉苦口婆心地娇嗔、箴规的情景……曹雪芹所塑造的花袭人的文学形象，就这样以她特有的复杂性格和痴忠的勤勉，鲜活地留存在我们的记忆里。而她与晴雯、麝玉等丫头同她们的主子贾宝玉一起，弹奏出了一首首韵味丰富的怡红院生活交响曲”……李希凡称自己是“粗心的父亲”。何处粗心？“当我发现女儿才能的时候，她已快五十岁了”此其一；其二是直到该书出版，因为家人的隐瞒，总以为萌儿还活着但在病痛的煎熬中，“粗心的父亲，却是在最近才知



陈其荣 国画作品《紫艳东风》

道这一噩耗。其实早在2012年她母亲去世后三个月，她也随之离去……在老伴儿葬礼上，我和萌儿互相搀扶着，她已是勉强站到最后”。那是2012年10月11日上午。如我一样的读者们，所得的体会亦如希凡所言“我现在才察觉到李萌对这本书的修订之所以那样竭尽心力，是因为她感到来日无多，她把这本唯一能留下她才智的事情尽力做好，既帮助了父亲，也留下了纪念。”日前看望袁鹰老师，一杯清茶相对而坐聊天时，说到了《红楼梦人物论》，袁鹰感叹说：“希凡把红楼人物分析得鞭辟入里，极精致”。然后说到这本书的另一作者李萌，“她是真的爱《红楼梦》，为父亲分担重任而为此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在李希凡红学研究的重大结尾处，李萌留下的影子清丽俊美、坚毅刚强，催人泪下。同是红楼梦中人啊！

特色崇明

西沙湿地之美

赵荣发

西沙，西沙，说不清怎么一回事，许久以来，我会把西沙湿地与西沙群岛连在了一起，直到今年4月里的一天下午，我和单位同事一起来到崇明岛西沙湿地时，才清晰地感悟到，这里才是一所天然造就的公园。沿着坡道转过一道弯，踏上一个高地，哇，多么开阔啊！畅游还刚开始，我已神清气爽！念过不少古诗词，但我一时无法找到与眼前景色相匹配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王之涣的《凉州词》虽然壮阔，但太过苍凉，况且黄河终究不是长江。“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白居易无限赞叹的，确是江南春色，却又多了一番怀念之情，而我，此刻充满新奇。西沙湿地的美，在于她的原生态风貌，看似未曾出阁的农家姑娘一般质朴清纯。在当今这个纷繁芜杂的



季云龙 国画《芦苇地》

何 华碎 挨脚鲈鱼

北风

“何”，是崇明话中一个使用频率极高的疑问代词，主要读“鞋”的阳上调，另外还有四种读音。“鞋”的阳上调的“何”，说“何人”、“何摊”、“何事体”（也说“何体”，指什么事情。“何体”，是‘何事体’地跳读），“何物事”等，表示什么、为什么、怎么等。此外，如“何五八只脚”、“何勒蚱蜢”的“何”，音同“哈尔滨”的“哈”。“有何”、“无得何”、“有何吃何”的“何”，读“蟹”的阴去调，而本来同样读“蟹”的阴去调的“做何”的“何”，则连读失落声母而变音为“啊”，使得“做何”音“做啊”。“何，你到今朝勒晓得个桩事体”中的“何”，音“鞋”。崇明人的说话间，时不时地要出现一个“何”字，读的又是a音韵母，听起来就充满着古意。“无论如何”、“真假如何”中的“何”，音同“河”，阳平调，又连读失落声母实际读音似“梧”。“华”，有“哈尔滨”的“哈”、“花”和“划船”的“划”三种读音。“划船”的“划”音的“华”，说“朝华风，夜华雨”时，指太阳和月亮周围的一圈彩色光环；说“华笑（指小孩子无意识的笑）”时，义同“华而不实”之“华”。“手华碎特”、“猪腿浪华一块真肉下来”的“华”，有“花”以及“哈尔滨”的“哈”两种读法，指划、割。“拿个条烂草绳华断脱子”的“华”，音“哈尔滨”的“哈”，指用刀在物体上来回割使之逐步断开。“华”，《广韵》平声麻韵呼瓜切“《尔雅》云华蓐也”，又“花，俗，今通用”。这是说，“华”即“花”。另外，《尔雅》：“瓜曰华之。”邢昺疏：“此为国君削瓜之礼也。华谓半破也，降于天子，故破而不四析也。”《礼记·曲礼上》：“为国君者华之，中以谕。”郑玄注：“华，中裂之不四析也。”章炳麟《新方言·释言》：“今谓以刀分物为华开。”这是说，“华”指当中剖开，本是为国君削瓜之礼，为了避免整一只瓜“四析也”而所采取的“半破”办法。此后，“华”又引申至“以刀分物为华开”。这就是我们说的表示剖开义的社会里，清纯尤为珍贵。

这块开阔的处女地上，有着别样的地貌，丰富的物种。水杉是这里的主要树种之一。胡杨不怕干旱，泡桐兼耐酸碱，而水杉最为神奇之处，是能扎根在水里，安然生长。我居住的小区里，有一段通道的两侧种有两排杉树。它们在夏日里绽开两行清凉的绿荫，深秋季节，寒风一吹，纷纷扬扬的枯叶便掉落在通道和歇夜的小车身上，编织出很好看的图案。可这一刻，面对眼前数不清的水杉，便觉得小区里的杉树，不过是随意的一抹，画中的小品而已。西沙湿地的另一个主角，无疑就是芦苇。四月的春色里，这儿尚能看到一排排经年的芦苇疏然地站立着，而一大片一大片新的芦苇已经伸枝展叶，散发出青春少年的气息。芦苇叶是江南人家包粽子时的最爱之物，芦苇此刻急切地拔节长大，一定是想赶在端午前让叶片变得丰腴起来，生怕辜负了人们对它的期望吧？芦苇丛中的滩涂上，有数不清的小小洞穴，那是小螃蟹们的快乐之家。崇明人把这些小东西亲昵地称呼成“蛳蜆”，念起来好听得“噢起话伊”，没法形容！我们继续沿着栈道蜿蜒而行，不久到达江边，站在一处偌大的观景台上。阳光明媚，轻风拂面，我们环顾四周，只见无边无际的湿地处处绿意，勃勃生机，而隔江，可以清晰地看到海门、启东等处的工厂、楼阁，好一派“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壮观景象！说不清过了多少时间，我们才恋恋不舍地返回栈道，踏上归途，走着走着，却又惊奇地发现，两旁的芦苇丛中，滩涂的沟壕里，不少地方已经

“华碎”、“华开”、“华断”之类的“华”的意思来源，也是《汉语大词典》里将“华”注为“剖开”的原因。“挨”，读“矮”的阴平调时，说“挨夜快”、“挨年肩”、“挨进门，自撮（‘撮’，音‘德’）凳”以及“挨家”等。“挨家”，指家家、每家、每一家，如说“造好子房子请大家吃一顿，挨家实其做个”。“矮”的阴去调的“挨”，说“弄一条鞋底线拿肥皂挨挨开”、“门一关，拿节头挨碎特”等。“挨”还读同“椰子”的“椰”，主要指悄悄躲避、悄悄接近，说“挨脚鲈鱼”、“挨壁蜗牛”、“挨挨壁壁”、“踏板浪挨挨到床沿浪”等。《集韵》平声皆韵英皆切：“𠂔𠂔𠂔（左中右结构，合成一个字），推也，或作挨。”《广韵》平声皆韵乙谐切：“𠂔𠂔𠂔（左中右结构，合成一个字），推也，亦背负兒。”“𠂔𠂔𠂔”，实际上是“挨”的异体字。“挨”在《集韵》中的“英皆切”读法，就是崇明话里读的“椰”音。“挨”、“𠂔𠂔𠂔”，本指“推也”、“击也”、“打也”。《正字通》：“挨，今俗凡物相近谓之挨。”崇明方言中的“挨”，无论读哪一种声音，意思主要指“物相近”即靠近。“椰”音的“挨”，沪语中也说，但是《上海话大词典》中该字作有音无字处理，所举例子为“小偷～辣壁角落里”。“牙齿”、“牙龈（‘龈’，音‘银’）”的“牙”，由名词牙齿变化为动词用牙齿啃，就变成“牙西瓜”、“牙骨头”的“牙”了。“小团牙大人个钞票”里的“牙”，则是典型的“啃老”了。不自主而依赖于他人，从他人那里获取利益帮助，崇明人形容为“牙齧折壁”。《上海话大词典》中，“牙骨头”的“牙”，一处用“啮”，另一处用“研”，注释都是“啃”。“啮”指犬类相斗时龇牙咧嘴的样子，“研”则指碾压，用来说“啮骨头”、“研骨头”，有点别扭。

崇明方言字词



余军 书法作品

被水淹没了——哦，涨潮了！没错，涨潮了。而西沙湿地，不正是在长江的潮起潮落中形成的吗？但是，无论时代的风云如何变幻，西沙湿地因为得益于当地政府的庇护，始终不被世俗所左右，只管在物我两忘的意境中蔚然成长，勾勒出一幅“绿色海岛”上最为独特的风景。西沙湿地之美，最在于此。